

旧领事馆的檐廊与我的大学

李凯

当很多游客在烟台旅游网红打卡地烟台山上拍照留念时，很多人没想到，烟台山上那老旧的领事馆，还是我们一批“特殊学子”们心中永远的打卡地。

小满这天，贾俐敏老师通过手机软件的师生圈给我们发来信息，还发了她重游烟台山故地的照片。她说：“同学们

好！非常感谢大家的问候和祝福，非常抱歉未及时一一回复，心里却始终没有忘记可爱的同学们。老师是前几天回烟台的，今天有机会和朋友去烟台山游玩，眼前浮现最多的是你们一张张充满朝气的脸庞，是对如烟往事的回想。”

照片中的贾老师银发如新

雪，嘴角还是那永远和善亲切的微笑，同样充满年轻人的朝气，很难与“古稀之年”这个年龄刻度联系在一起。照片的背景是海岸街视角的烟台山、上山路上的石墙三岔口、冬青廊尽头的石楠树、英国领事馆附属建筑的檐廊，这正是我们三十多年前的求学之路。

一

1986年4月，国家教委、国家计委、财政部联合发布《关于广播电视大学招收参加普通高考高中毕业生的通知》，首次允许电大通过高考统招计划录取高中毕业生，开设普通专科班。我在1987年参加高考之后，有幸成为该项政策的受益者，成为第二届国家高考计划内招生的电大全日制学生，进入烟台广播电视大学社会科学系审计专业学习。我们的“校园”，在我们的心目中的，“世界上最美的大学”——烟台山公园。

当时，我们学校在烟台山公园租借了两栋建筑，即英国旧领事馆官邸、英国旧领事馆附属建筑。旧领事馆官邸那边是英语系，我们是社会科学系，租用的是附属建筑，两处建筑之间隔着山顶广场。相对于坐落在路边的官邸，附属建筑这边则是群翠环抱，周边是冬青、草坪和雪松、洋槐、水杉，东面檐廊外，还有一排百年的银杏树，翠绿之间，点缀着石楠树，像高高举起的红色的伞。

我们的教室也很特别。第一个学期社会科学系只有三个班，其中一个成人班，学生来

自于企事业单位，有的已经是中层干部，虽然同校同届，但一人校他们自然就成了学长，他们的教室是在领事馆建筑旁边一排后建的平房里。另外两个是应届生班，我们是审计专业，另外一个班是财务管理专业。我们的教室，是领事馆南北两侧的檐廊（外廊）。1964年外交部收回旧领事馆建筑群产权之后，交给驻军使用，我们这座建筑曾被改造为部队招待所，外廊被完全封包起来，增加了室内使用面积。我们班在南面，属于“阳光房”，财管班在北面，俯瞰大海，是“海景房”。檐廊下的教室比较狭长，放两行课桌，中间的过道也显局促。建筑里面的房间分别用作教研室、电教室、会议室等。东面的檐廊成为入户门厅，起到贯穿的作用。

南廊外的百年洋槐树上，挂着一截半米左右长的锈迹斑驳的铁轨，这是我们的课钟。自从我们在这里入学，除了周日和假期，烟台山上，烽火台下，每天都准时敲响上课、下课的钟声。因为是走读，所以开始感觉只是高中生活的延续，同学们大多是骑自行车，

从各自家里出发，或者顺路叫上路伴，走到海岸路或者朝阳街，结伴的同学就会越来越多。上学的时候，沿着海岸路沐浴着朝阳在海鸥的伴飞下骑行。到了学校，阳光在芝罘湾的上空普照，这正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。沿着教室外的石阶下去，是著名的景点惹浪亭，有时候我们就呆坐在石阶上，看着朝阳把整片芝罘湾染成琥珀色，波光粼粼。惊艳的感觉无法用语言表达。放学的时候，放马下山就是朝阳街，那时候的街上行人不多，好像整条街都是属于我们的。朝阳街的新中国电影院是我们常去的，这里曾经是烟台最早的电影院——金城电影院。同学们放学后经常一起去看电影，而当时正是中国电影经历深刻变革的“破冰期”，许多在那时看过的电影至今印象深刻。记得有一次看一部上下集的电影，不巧的是电影院有一台电影放映机出了故障，只能放完一盘胶片之后停机换片，我们看十分钟的电影，就得休息三五分钟。结果本来不到3小时的电影我们看了4个多小时，回到家已经是下半夜了。

三

2017年，是我们电大入学30周年。我们特地邀请班主任贾俐敏老师参加，组织了一次特殊的“返校”活动。大家还是一早从各自的家庭出发，到烟台山公园中我们的“檐廊教室”集合。我们中的很多人是从毕业之后再也没有来过烟台山的，站在烟台山公园的正门广场上，这里的变化让我们几乎找不到当年的记忆。35年前山上的近代领事馆建筑群大多破旧，部分被单位或居民占用，鲜少对外开放。如今领事馆建筑经修复后，已改造为烟台山历史文化博物馆、艺术画廊和咖啡馆，成为“万国建筑博览区”。唯有广场北侧的烟台山东路和路边的石墙，带我们走入往昔的记忆。

走到山腰的石墙三岔口，这里甚至能够把我们带到更久远场景，三岔口中间的那条斜向的小路，是通向“烟台抗日烈士纪念碑”。从我们上小学开始，几乎每年清明节都要徒步到这里祭扫革命先烈。右侧的道路向前不远，又是一个岔口，一边就是英国领事馆的官邸旧址，也就是当年我们电大英语系的所在地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烟台啤酒文化博物馆和烟台剪纸博物馆；另一边是“冬青长廊”，这两条路都可以到达我们的“檐廊教室”。那天我走的是“冬青长廊”，两侧的冬青树冠虬结如拱，枝叶交错成光阴的隧道。我想这里是烟台山上唯一不用刻意去翻新的景观吧，多年来它几乎没有让我们感受到什么变化。而这条“冬青长廊”据说有60多年的历史，从这里走回我们当年求学的地方，行走之间，仿佛真切地感受到了时光的回溯。

我们的“檐廊教室”已经拆除当年的封包，仿佛脱去了冬季的外套，恢复了领事馆外廊的原貌。整栋建筑已经改建为“中国三环锁具博

物馆”，外廊上在我当年课桌的地方，还置立了一个大约是锁具形象的雕塑。我们在这里回忆着它当年的样子，感叹巨大的变化。当年领事馆西侧的平房已经拆除了，成为一个休闲的平台，那里有秋千和摇椅。那半截当作课钟的铁轨不见了，它应该真正地退休很多年了。老槐树还在，更加高大和茂密，仿佛它还收藏着当年我们上下课的钟声。

又是8年的时光过去了。我们同学中的女生如今基本都已经退休，大家即将进入花甲之年。贾俐敏老师在发送重返烟台山“檐廊教室”照片之后，又给我们发送了一条较长的信息——

四十年后再上烟台山，脚步比记忆沉重了许多。当年是推着自行车往山上跑，如今是气喘吁吁往山上挪。由而立之年到年逾古稀，山海如昨，涛声依旧，我则满头白发，一脸沧桑。站在当年教书的校舍前，如今已经改换了门庭。往事如烟，当年那些充满朝气的面孔，我的学生们，你们也已经年过半百，到知天命的年纪了吧？你们好吧？

几十年前就有的冬青长廊，如今虬枝苍劲，遮天蔽日，不仅营造了烟台山的幽静，也守住了烟台山的古朴与典雅。

愿同学们永远保持年轻的心态，乐观豁达笑对人生。把最美好的祝愿送给我亲爱的同学们！

同学们也凑小诗一首，献给近40年来一直关心和爱护我们的班主任贾俐敏老师——

四十年前踏翠微，单车载梦逐鸥飞。重来杖履寻陈迹，满目苍藤掩旧扉。桃李江湖皆白首，风涛日夜浣青衣。冬青廊下深许愿：留取童心伴夕晖。

而我们背后那座历尽百年沧桑的建筑，既是殖民历史的实物见证，是烟台开埠史的见证，也是建筑艺术的珍贵遗产。

二

贾俐敏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，她是一位历史老师，因为暂时没有历史课的授课安排，她负责给我们上一门公共课程。在这门课程结束之后，她虽不再继续给我们授课，但仍然是我们的班主任，直到我们毕业。其实贾老师一直没有忘记她的历史专业本行，她一直在做烟台近代史和烟台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，在和我们的交流中，经常说起民族工业在烟台开埠之后的创业历史。这是我们学生时代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启蒙，是一名审计专业的学生在读书期间的意外收获。后来贾老师调到烟台师范学院（现鲁东大学）历史系，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教授，得偿所愿。

根据贾老师当年的介绍和我在后来对烟台山旧领事馆建筑群的了解，我发现我们这个廊檐下的教室还真的有很多故事，是诸多历史事件的见证。其中最著名的，应该就是美国领事福勒曾在这里策划的营救传教士的行动。

英国领事馆是烟台山上最早建立的领事馆之一，1864年开始建造，1867年正式开馆。1896年至1924年，美国租用英国领事馆的这座附属建筑，在这里设立美国领事馆。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，华北地区的外国传教士面临严重威胁，作为美国驻烟台领事，福勒主导了华北传教士的撤离计划。他租用了日本轮船

“广谷丸号”，并协调各方力量实施营救。从1900年6月19日到7月4日，共有270多名传教士及其家属被成功转移至烟台。在这里，福勒领事同时组织了另一项营救行动：在登州传教士狄考文的请求下，北洋水师统领萨镇冰率“海圻号”战舰前往登州海岸，于7月1日将11名传教士及家属接至军舰避难，次日转至日本轮船“海安丸号”前往烟台。在这些被救人员中，就有后来创办《时代周刊》的亨利·卢斯。福勒的行动是庚子年华北规模最大的传教士撤离之一。行动凸显烟台作为“安全港”的战略地位，被西方舆论喻为“诺亚方舟”。

文物古迹说胶东

黄山书院

特约刊登

地址：烟台市毓西路121号
电话：0535-6684726